

插图珍藏本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 传

陈众议 / 著

活着为了讲述生活

生活并非一个人的经历

而是他的记忆

为了讲述生活的记忆

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

特邀顾问 / 季羨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

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

传

陈众议 /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传/陈众议著.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3.9

(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)

ISBN 7-80187-099-9

I.加... II.陈... III.马尔克斯—传记

IV. K837.7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85533号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传 (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)

作者:陈众议

责任编辑:钟振奋

装帧设计:合和工作室

责任印制:黄厚清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rights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+86(10)6899 6306

印刷:北京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87 × 1092 1/16

字数:196千 印张:17.25

印数:1-5000

版次: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87-099-9/I·036

定价:3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自序

海明威说过，作家的最大不幸是童年的幸福。我们可以不赞同这样的说法，却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至关重要。前不久，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在二十几个西班牙语国家同时发行了自传《活着为了讲述生活》，从而又一次郑重地宣扬了童年的神奇、童年的重要。他在这本凡579页、洋洋数十万言的自传中，再一次迷醉般地游历了记忆的天堂：远逝的童年。

这不能不令我想起李贽的一番心思。李贽视童心为本真之源，谓童心失，则本真失。盖因“童心者，心之初也”。“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盖方其始也，有闻见从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，而童心失。其长也，有道理从闻见而入，而以为主其内，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闻见，日以益多，则所知所觉，日以益广，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务欲以扬之，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，而务欲以掩之，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，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……”

“夫心之初，曷可失也？”但古今圣贤又有哪个不是读书识理的呢？这不同样是一对矛盾、一种悖论吗？于是李贽的劝诱是：“纵多读书，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”。

美则美矣，然而它实在只是李贽的一厢情愿、想入非非罢了。因为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住自己、留住童年的。这的确是一种遗憾。

好在童心之真未必等于世界之真，人道（无论是非）也未必等于天道（自然之道）。由于认识观和价值观的差异，真假是

非的相对性无所不在，其情其状犹如人各其面。倒是李贽那“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”的感叹，使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艺术家施克洛夫斯基的陌生说。施克洛夫斯基说过，“艺术知识所以存在，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，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，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。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，而不仅仅是知道事物。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，使形式变得困难，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，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，必须设法延长。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，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”。施克洛夫斯基突出了“感觉”在艺术中的位置，并由此衍生出关于陌生化或奇异化的一段经典论述。其实所谓陌生化，指的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第一感觉。而这种感觉的最佳来源或许就是童心。它能使见多不怪的成人恢复特殊的敏感，从而“少见多怪”地使对象陌生并富有艺术的魅力、艺术的激情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、年轮的增长，童年的记忆、童年的感觉总要逐渐远去，直至消失。于是，我们无可奈何，更确切地说是无知无觉地实现了拉康曾经启示的那种悲剧：任由语言、文化、社会的秩序抹去人（其实是孩子）的本色，阻断人（其实是孩子）的自由发展，并最终使自己成为“非人”。但反过来看，假如没有语言、文化、社会的秩序，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。这显然是一对矛盾，一个怪圈。一方面，人需要在这一个环境中长大，但长大成人后他（她）又会失去很多东西，其中就有对故事的热中；另一方面，人需要语言、文化、社会的规范，但这些规范及规范所派生的为父为子、为夫为妻以及公私君臣、道德伦理和形形色色的难违之约、难却之情又往往使人丧失自由发展的可能。

因此，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住自己、留住童年。这的确是一种遗憾。但庆幸的是人创造了文学艺术。文学艺术可以留住童心，用艺术的天真、艺术的想像。

换言之，正因为人类无法回到自己的童年、恢复童年的敏感，作家、艺术家才不得不通过想像使人使己感受事物。比如冰块：

箱中只有一块透明的东西，上面有无数枚细针，帐篷里暗淡的光线照耀在细针上，折射出五彩的星星。何塞·阿卡迪奥·布恩迪亚知道孩子们等待着他的解释，就不自然地嘟囔道：

“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。”

“不，”吉卜赛巨人纠正说，“这是冰块。”

何塞·阿卡迪奥·布恩迪亚听不懂。他把手伸向那块东西，可巨人阻止他说：“要摸，得先付五块钱。”何塞·阿卡迪奥·布恩迪亚付了钱，把手放在冰块上搁了几分钟。由于摸到了那东西的神秘，他既害怕又兴奋。他不知该如何解释这奇妙的感觉，于是又付了十块钱，让两个儿子去体验。何塞·阿卡迪奥不敢，奥雷良诺朝前迈了一步，但刚把手放上去就缩了回来。“这东西烫着呢。”他吓得大叫起来。

……

当时马孔多热得像火炉，门闩和窗子都变了形，用冰砖盖房，可以使马孔多成为永远凉爽的城市。

《百年孤独》便始于这一细节，而它又恰恰源自童年的记忆、童年的感觉。

目 录

- 1 · 第一章 童年——记忆的天堂
- 27 · 第二章 少年——人生的历练
- 45 · 第三章 青年——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
- 67 · 第四章 模仿——为了写作的写作
- 95 · 第五章 流亡——巴黎的“乞丐”

第一章 童年——记忆的天堂



有关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出生时间，一直众说纷纭。一说一九二七年，一说一九二八年。一九五五年，他在护照上填写的出生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。老二路易斯·恩里克小他一岁，一直以为自己生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。看到哥哥的护照后，他不知该如何是好：“见鬼，这么说我是个六月早产儿，要不就是加博的孪生弟弟！”这实在是太糟了，尤其是在后来，哥哥出名了，弟弟可就遭殃了，无论如何，履历都大有问题，因为紧跟着他的还有个妹妹呢。妹妹玛尔戈特的出生时间被告知是一九二九



哥伦比亚小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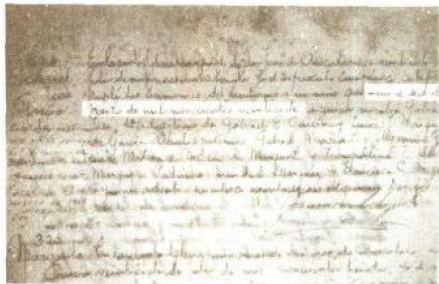
马尔克斯受洗的圣约瑟教堂

年十一月九日，假如路易斯·恩里克的生日往后推迟四个月，那么不仅她的诞辰要成问题，而且他们可怜的母亲也受不了哇：她必得每十个月生一个孩子，并且连生三个。更有甚者，当时他们住在阿拉卡塔卡，外祖父是性情中人，参加过“千日战争”，退休后既接纳私生子，又领养孤寡女，把家庭弄得像个小剧场。外祖母虽然敦厚贤惠，却有一肚子奇奇怪怪的故事。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童年便是伴随着外公的历史、外婆的想像度过的。多年以后，当加西亚·马尔克斯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，不经意中有了一次“归根之旅”：

母亲叫我陪她去卖房子。当时我家住在一个遥远的小镇。那天早上，她来到巴兰基利亚，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。她东询西问，知情人让她到世界书店及周围的咖啡馆找一找。那些都是我每天早晚两次必去之地。我在那儿会我的作家朋友。那个为母亲指路的人提醒她说：“小声点，他们可是些书虫儿。”12点钟，她蹑手蹑脚地绕过书桌，来到我的身边。她看着我，笑容慧黠。那是她美丽时光的见证。没等我作出反应，她开腔说：“我是你妈。”

她变化不小，所以乍一看我没能认出她来。她45岁，生过11个孩子。也就是说，她怀孕整10年，加上相应的哺乳期，多少有点未老先衰了。她满头堆霜，眼睛也好像大了一圈。那会儿她正透过一副老花眼镜愣愣地盯着我瞧。她穿着丧服，正严格地为她的母亲服闋。当然，她依然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式华美，且又因成熟而更加风姿绰约。在拥抱我之前，她先以惯有的郑重对我说：“我是来请你陪我去卖房子的。”

无须任何说明，我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房子。因为，对我们而言，这世上



这张洗礼登记卡上有马尔克斯的出生时间

上只有一处房屋属于我们：我外祖父母留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屋。那也是我有幸出生的地方，但8岁时离开之后一直没能回去。我刚刚辍学，放弃了攻读3年的法律，时下正致力于阅读一切到手的书籍，或者没完没了地吟诵不可再造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。而那些借阅的翻译作品使我获得了创作小说的技巧。我已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6篇小说，因此而得到了友人的鼓励和一些批评家的关注。再有一个月就是我的23岁生日，逃过了兵役并有了两次淋病经验。我每天抽60支劣质香烟，简直肆无忌惮。我辗转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和巴兰基利亚，靠《先驱报》的那点儿几乎微乎其微的专栏稿酬活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国王，夜幕降临之际则恨不得以尽可能奢侈的方式拿天作被拿地当床。然而，生活的混沌和希望的渺茫仿佛不仅于此，一群形影不离的哥们儿居然突发奇想，要搞一份可怜兮兮的刊物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.....

此外，我比时尚整整超前了20年：穿花衬衫，着牛仔裤，长发蓬乱，须如蔓菁，脚下还朝圣般地踢踏着—双凉鞋。此般模样却并非出于嗜好，而是



半个世纪前的
阿拉卡塔卡



半个世纪前的阿
拉卡塔卡火车站



因为太穷。一次，在电影院的黑暗之中，一位异性朋友对另一个人说：“可怜的小加博算是没救了。”她当然不知道我就在旁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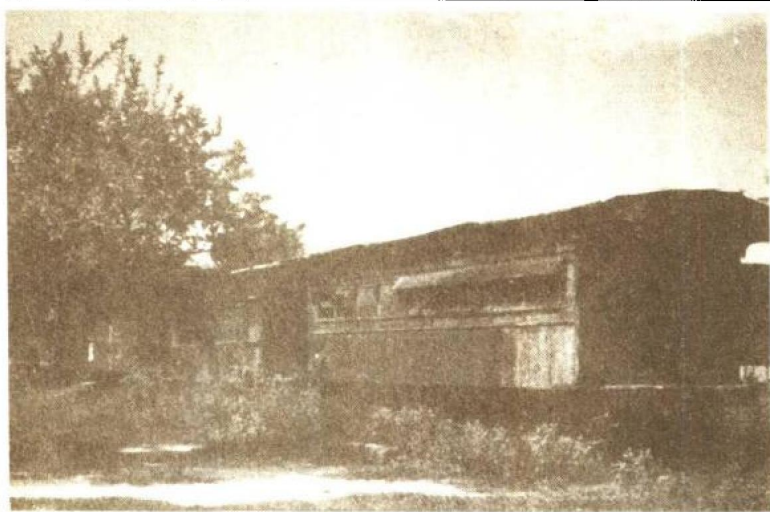
因而，当母亲叫我一同去卖房子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但当她说没有足够的旅费时，我却碍于面子说我的那一份由我自己负担。

我在报社里根本无法解决这个负担。他们每天只付给我的专栏3个子儿，偶尔因为哪个撰稿人的阙如轮到写一篇社论也只有4块钱。而这些勉强够我苟活。于是我想到了预支，经理却告诉我说，我的欠款已经超过了50比索。终于，我做了一件朋友们无法想见的事情：我出了书店，在哥伦比亚咖啡馆

门口堵住了书店老板、卡塔卢尼亚老头堂拉蒙·温耶斯老师。我开口跟他借6块钱。可是他搜索遍身只找到了6块。

无论母亲与我，都不曾料想这么一次单纯的两天之旅会对我产生命定般的作用。从此往后，即便我寿命再长、工作再勤奋，也无法穷尽由此萌生的故事。而今，我已经75岁出头，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、甚或一生中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……^①

①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：《活着为了讲述生活》，西班牙蒙达多里出版社2002年版，9—11页。



联合果品
公司遗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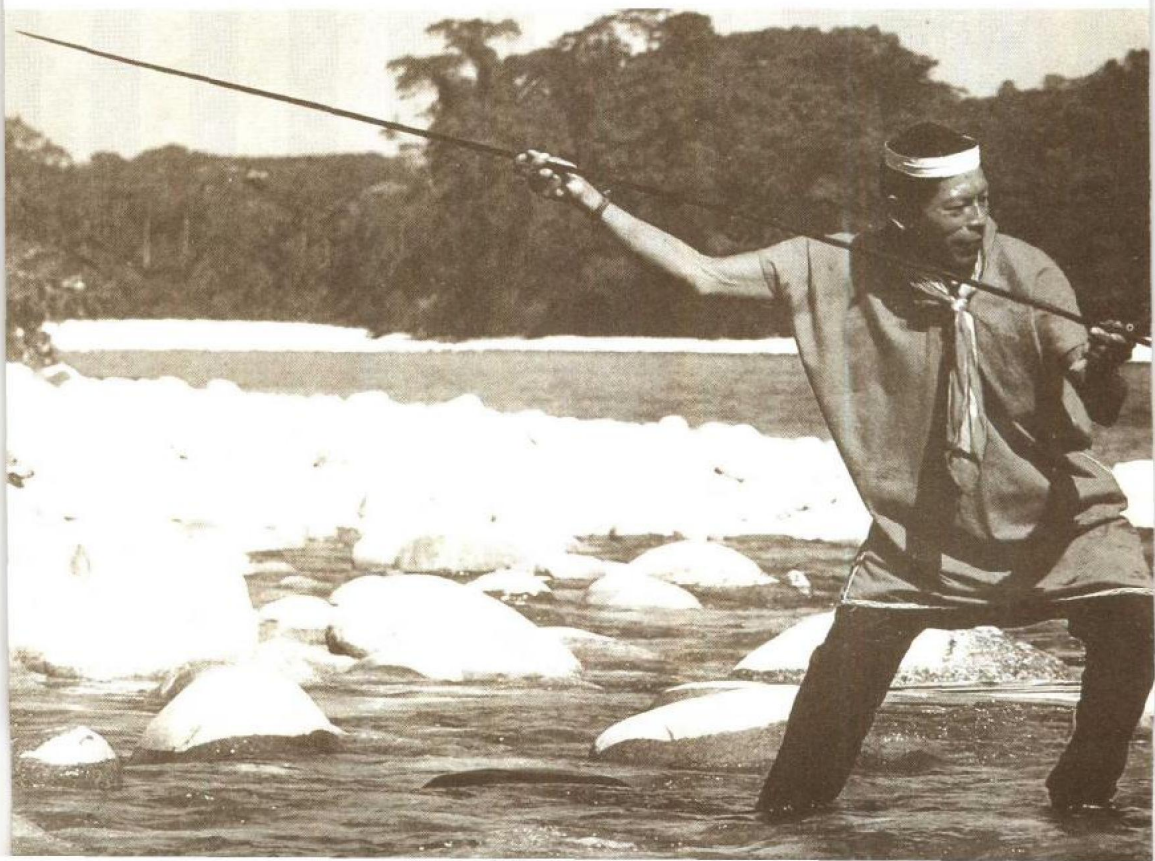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之前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记忆尚未受到理想主义的浸染。因此，对他而言，故乡阿拉卡塔卡是加勒比海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。一条小河从镇边匆匆流过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河床卵石满布……

第一节

传记家达索·萨尔迪瓦尔经过一番稽考，在阿拉卡塔卡的圣约瑟教堂找到了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洗礼记录。该记录证明加西亚·马尔克斯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生在阿拉卡塔卡。当时，新生儿的父亲加夫列尔·埃利西奥·加西亚·马丁内斯正因为生活而四处奔波。

埃利西奥是个私生子，小时候只有母姓（加西亚），没有父姓（马丁内斯），14岁时才与生父加夫列尔·马丁内斯·加里多相认。因此，他姓名中的父姓和母姓是倒装的。本世纪初，埃利西奥的故乡辛塞（苏克雷）还相当贫穷落后。为了摆脱贫困和私

卵石光滑、洁白如史前巨蛋



生子的屈辱地位，埃利西奥离乡背井，到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城市卡塔赫纳求学。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卡塔赫纳大学医学系（读牙科），但不久即因缺乏经济来源而不得不辍学谋生。他先后流落科尔多瓦、玻利瓦尔等地，最后到达阿拉卡塔卡。时值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阿拉卡塔卡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。一夜之间，阿拉卡塔卡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黄金国”。



印第安女孩

埃利西奥是无数“淘金者”中的一个，但他运气不佳，赶了个晚集。他到阿拉卡塔卡，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，当时国际市场香蕉跌价，货币贬值，阿拉卡塔卡深受其害。美国人拍拍屁股走了。顷刻之间，“黄金时代”只留下了一堆“枯枝败叶”。

仿佛冥冥之中有玄机，埃利西奥并没有随着潮水般涌动的淘金者失望地离去。因为是邮电所的报务员，他足不出户便可结识镇上的各色人物，其中就有退役上校尼科拉斯·里卡多·马尔克斯·梅西亚——未来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外公。

尼科拉斯·马尔克斯是位老自由党人，笑容可掬，却性情刚烈。他参加过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席卷哥伦比亚的“千日战争”，在当地也算是个“知名人士”。尼科拉斯·马尔克斯年轻时寻花问柳，放荡不羁，先后与多个女人同居，生下了九个私生子